



■岁月凝香

■特约撰稿人 宋守业

一说起春的使者，人们一定会先想起迎春花，却忽略了另一种身着翠衣、及早散播绿意和浓香的东西，她就是荠菜。“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这是辛弃疾咏荠菜的名句，道出了荠菜是一种返青早的野生植物，更是一个很重要的春天信使。

荠菜，学名荠，罂粟目十字花科，芥属，是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严格地说，她是田间的一种野生杂草，之所以称为“菜”，缘于她的嫩株往往能被人们采挖回来做蔬菜食用。当人们还沉浸在春节肉食的腻烦中时，她就以一味清香走上了餐桌，成为人们和大自然最早亲密接触的报春菜。《诗经》里有“谁谓荼苦，其甘如荠”的诗句，意思是，谁说茶菜味苦，它甘甜如荠菜呢。可见荠菜在民间餐桌上的历史是多么漫长久远。至宋代，荠菜不但常食于民间，还走上了皇宫的御宴。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二月）二日，宫中排办挑菜御宴。先是，内苑预备朱绿花斛，下以罗帛作小卷，书品目于上，系以红丝，上植生菜、荠花诸品。”这说明皇帝御宴挑选的菜品中，荠菜就名列其中。荠菜不仅能做菜品，还具有很好的药用价值。《名医别录》载“主利肝气，和中”；《日用本草》载“凉肝明

初春时节荠香浓

目”；《本草纲目》载“明目，益胃”。她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吸油性较强，能中和肉类荤腥，清除体内多余油脂。为此，陆游曾写道：“长鱼大肉何由荐。冻荠此际值千金。”可见古人对荠菜是多么喜爱了，而如今，又何尝不是这样？

每年一开春，大地仍处于一片肃杀中时，荠菜就在路旁、地头、林边、麦垄中，倔强地露出小小的牙尖，进而伸出小小的手来，微笑着向人们报送春的喜讯。人们正是受了她这种“自强不息，勇于抗争”的品格感染，才敢大胆地脱去臃肿的棉袄棉裤，毅然决然地甩开冬日的纠缠，奔向春光的沐浴里。因为荠菜是越冬植物，为了保暖，她一般藏匿在枯草覆盖的地方，而且成片生长。你只要找到一棵，就能寻到一大片，那种感觉就像寻到一个宝藏。记得小时候，每到正月，人们就会一手提着竹篮，一手拿着铲子，瞅一个茂盛处，一铲下去，往上一提，一棵荠菜就躺在手掌心了。她的头部像一美少女的头发辮，根部活像一颗小人参，又白又肥硕，似乎手指一掐，便有汁液流出。这时候的荠菜最好吃，尤其是那些贴地而长的，吃起来更鲜嫩香甜。要是等到开花起苔后再挖，就显得老了，味道也差。所以人们总是在荠菜开花之前，一

边欣赏初春的美景，一边陶醉在挖荠菜的快乐之中。

“锯齿叶，似小瓣，人人一见都喜欢；春风吹，老点头，土里藏着光肚肚……”这是儿时我和小伙伴常念的一首儿歌。就是在这首儿歌的启蒙下，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才对荠菜有了认识，并对她有了极大的兴趣。曾记得第一次去挖荠菜的情形，那时候我也就五六岁的样子。一天，受一些大孩子的鼓动，我一下子产生了到田里挖荠菜的欲望。母亲觉得我还小，一个劲地阻止我去。可耐不住我一阵央求后，只好给我准备了一个小竹篮和一把小小的木铲。开始我并不认识荠菜，还是在位大哥哥的指导下，才晓得了她的样子。也许是刚开春的缘故，荠菜都是溜着地皮伸展着，她的个头很小，眉眼似乎还未睁开，颜色与土层一样，且数量不多，寻找起来相当困难。哈哈，与其说是挖荠菜，不如说是挖地雷。那时候，我也和其他的大哥哥一样把腰弯得低低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大有宁可遍寻寸土，也绝不让一棵漏网之势。一旦发现了一片嫩嫩的荠菜，大伙都会轻轻捋，快速挖，呼喊着、挥舞着，把她高高地举过头顶，炫耀着成功的喜悦。由于数量有限，尽管实行了拉网式的探查，可最终每个人所获的战利品仍是寥寥无几。不过不要

紧，毕竟孩子的天性总归是贪玩，接下来就不再把挖荠菜当作主要任务，而是放下篮子和铲子，在田地里相互追赶嬉闹起来。一声声充斥着快乐的喊叫，一个个跳动着快乐的音符，瞬间就把广袤的田野催醒了一片又一片……

也许是受到了我们这些小孩子喊叫声的感染，随后的几天，甚至是在第二天，那些荠菜们就真的苏醒了，且随意而野性地蓬勃起来，很快就抖搂出一片片、一簇簇。这时候，大人们就会三五成群地涌向田间，把那些鲜嫩的荠菜请回家中，细心地剥去菜根上的泥土，拣净菜叶间的杂物，再用净水淘洗和煮熟后，洒上一些盐末，调上少许佐料，便成了美味菜肴。有的还会以荠菜为馅，包出像元宝一样的水饺，咬一口，满嘴是醇醇的菜香。美美地吃上一顿，荠菜的香味便会长留唇间，令人回味无穷。最忆母亲用荠菜馅炕成的馅饼子，外面黄焦，里面喷香，那种幸福酣畅的美感、那种香气四溢的味道，至今仍充盈在我的心间深处。

再忆荠菜味，香染旧时光。我爱荠菜的清新和醇香，爱儿时的天真烂漫，爱荠菜勤奋和励志的品格，让我在品尝大自然馈赠美味的同时，懂得了平淡日子里的快乐和重要，更给我增添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饮食男女

■特约撰稿人 孙丰福

或许会有行家朋友提出来，就像道口烧鸡一样，漯河不是豆沫的原产地呀。确实，河北邯郸和河南安阳都在说自己是豆沫的发源地，漯河本无资格争。但是，我认为漯河的豆沫最好喝，也就写下这个题目，理由听我道来。

豆沫在中国出现的历史源远流长，要从周朝说起。商末周初时，在河北省卢龙县境内，有个小国叫孤竹国，历史上“夷齐让位”和“不食周粟”的典故都发生在这里。孤竹国的国君有两个孩子，一个叫伯夷，一个叫叔齐，因为谦让嗣君，他们相偕来到周国。周武王要起兵伐纣，以为是以下犯上，就叩马谏阻；周武王姬发当然不听；出动了大军荡平关中平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占领朝歌，灭商建周。伯夷和叔齐以为这是大逆不道之举，遂愤而不食周粟；西行至首阳山，采薇而食，后饿死在山上。首阳山位于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莲峰乡，海拔2500多米，列群山之首，每天早晨阳光先照而得名。

对此，《史记·伯夷列传》中有记载：“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史记》并没有说伯夷、叔齐的最后结局，但群众传说他们是饿死在首阳山。其家乡河北

漯河豆沫

人感其气节，纷纷祭奠。因为饿得很的人不能吃干粮，所以，他们把小米放进石臼中春成粉，做成羹；又加入名曰“薇”的野豌豆苗，再放入捣碎的黄豆沫。这是豆沫最早的雏形。据说豆沫最早起源于河北邯郸，后传入河南安阳；至于什么时间传入漯河的，似乎也不必考证。时至今日，漯河的豆沫最好喝也就可以了。

一些老漯河人对于豆沫有深厚的感情，几天不喝就着急。但由于豆沫是小众饮食，很多漯河人不一定喝过。外地人喝过的就更少了，因为漯河人待客热诚，外来客人总要找个像样的饭店盛情款待一番，至多早上到他们喝碗胡辣汤，吃盘水煎包，地摊货豆沫觉得拿不出手。所以，豆沫名气不大，但不证明不好喝，我常遇见熟悉的千万富翁坐在路边小摊上喝豆沫，也有朋友正月初七一大早就跑到刚出的豆沫摊上喝上两碗，可见其味道好和诱惑力之大。

豆沫好喝，但原料并不贵重，都是些寻常的食料，如小米、黄豆、花生、芝麻、豆腐、粉条、菠菜之类；调料也只有花椒、八角和盐。这么简单的东西能做得好吃，除了漯河水好之外，制作方法很关键。好喝的豆沫几十年坚持用传统方法熬制，虽属小本生意，绝不偷工减料。

每天凌晨，把事先用清水浸泡四

个小时的小米，以及焙香后的花椒和八角一起，用小火磨一点一点磨成米浆，再把清水泡了两个小时候的花生米和黄豆挑选洗好；将豆腐切片后过油炸，切成豆腐条，菠菜择干净后，放入开水锅中，焯3分钟捞出，放入凉水洗净攥干备用；待准备完毕后，在锅内加入高汤或清水，下入花生米、黄豆、黄花菜、粉条，煮沸10分钟后，再放入油炸豆腐条、菠菜、盐；最后倒入小米浆，边倒边搅，小火煮2分钟后关火，洒上芝麻碎和花生碎，就可以出锅了。这样用传统方法做出来的豆沫，远远就能闻到从瓦坛中透出的米香和豆香，吸引你走过去；盛上一碗，那细滑香浓的口感从你的舌尖上掠过，是一种极大的享受。

就像胡辣汤的标配是水煎包一样，浓香的豆沫与刚出锅的热油条是绝配；咬一口焦香的油条，喝一口软糯的豆沫，刚柔并济，恰到好处。我小时候，豆沫一毛钱一碗，油条五分钱一根，便宜好吃，但不能天天吃，没有那么多闲钱。现在的豆沫碗小，而且三块钱一碗，油条一块钱一根，饭量小的吃一顿要五块钱，听起来贵了，但天天都吃得起。

便宜时吃不起，贵了随便吃，或许，这是社会进步了，百姓日子过好了的最好证明吧！



文艺小方桌 下期活动预告

主题：心灵的抵达 深情的回望
——王安忆笔下的上海风情
时间：2019年3月下旬某周五晚上
地点：待定
要求：参加人员提前阅读王安忆的
文字，带着读书心得到场；保持衣
着整洁；需关闭手机；不带10岁以
下孩子。

报名微信：siying_289169909
报名电话：13783065109



扫描此二维码可报名

■儿女情长

■刘长恒

清晨，每当布谷鸟开始鸣唱着“布谷、布谷”那千百年不变的古老曲调时，我就会回想起三十多年前的老家。那时，娘在院子里穿梭，忙忙碌碌地给我们一家人做早饭。早餐虽然简单，但是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吃得热闹，吃得开心，院子里不断传出笑声。

每年的这个时候，娘是最辛苦的，白日里和我们一起割麦子、用架子车把麦糠子拉到打麦场，还要把拉到场里的麦糠子垛起来，据说这是为了预防夜里下大雨而采取的流传了几千年的做法，等把拉到场里的麦糠子搭成垛，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到家后，娘还要给我们一家人做晚饭，吃完晚饭、洗刷完一家人的碗筷和锅碗瓢盆，她又要去磨全家人割了一天麦子的镰刀，娘的话“磨镰不误割麦子”，长大后才知道，娘那是借用了“磨刀不误砍柴工”的俗话。在娘磨镰刀的单调唰唰声里，忙碌一天早已累成狗的我们，早已进入了梦乡。在睡得迷迷糊糊中，听到娘唤我们起床吃早饭的声音，大概就是凌晨四点多，正是布谷鸟鸣叫催割麦子的人们下地的时节。听娘说，她磨完镰刀，已经三星偏西，和衣倒头睡了一两个小时，就起来给我们做早饭了。

后来，随着大型农业机械的投入，我们不再用下地割麦子了，即使布谷鸟再不遗余力地鸣叫，也不能把我们从梦乡里唤起，轰轰隆隆的大型联合收割机粉墨登场，军阵一样排列整齐的麦子，收割机开过，吞进去的带麦穗的麦秆，吐出来打碎的麦糠子和脱了芒的干净的麦粒。曾经打麦场里的主角——碾麦子的大石碾也已经光荣退休，落落地躺在屋后清冷的墙角，悄无声息地回味着

有娘在的院子才是家

曾经的滚烫和火热。打麦场的另外一位主角——家里那头栗色的健硕公骡，也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后来被转卖给了专门拉砖卖砖的小贩，过去了这么多年，估计那头能干的公骡也早已成了人们餐桌上的美味。看着喂骡子的大石槽闲置，娘央邻居帮忙，把石槽抬起来横架在院子的低矮砖垛上，把石槽的排水孔堵上，里面加上肥土，种上了吃捞面条捣蒜用的香菜和姐姐染指甲用的小桃红，宛然成了院子里的大号盆景。

春天到来，院子里从南方陆陆续续归来的燕子开始在屋檐下筑巢，柿子树、香椿树开始冒出嫩芽，一片生机盎然。勤快了一辈子的娘由于年事已高，不再下地劳作，却依然闲不住，每天都要把院子里的角落落打扫得干干净净，随着谷雨节气来临，娘沿着院墙的墙根下一行梅豆角种子，然后偶尔洒水施肥，没过几天，梅豆角的嫩芽便开始偷偷钻出了地面，一场雷雨后，一根根梅豆角细嫩的枝条顺着搭好的支架开始攀爬，到了夏天，整个红砖砌就的院墙已经变成了一堵绿墙。枝繁叶茂的两颗柿子树也把院子里的天空遮盖了大半，院子中心的葡萄树枝条也 already 爬满葡萄架，整个院子一片生机勃勃。早秋时分，白色的梅花豆花开过，绿色或紫色的梅豆荚开始或隐或现地出现在梅豆秧的枝叶里，恹恹地生长着，很快就成了我们一家人的盘中餐。柿子树上的小柿子也从当初的扭扣变成了拳头大小，一串串绿莹莹的葡萄从架子的缝隙里探头探脑地垂下来，逐渐由绿变紫。秋风起，叶落地，柿子也开始由绿变红，成串的葡萄也由绿变紫，迎来了叽叽喳喳的雀儿，每到这个时候，娘在院子里经

常拿着竹竿轰撵这些不速之客。秋去冬来，从地里收获的玉米棒被编成串子，一串串地挂满屋檐的檐下等着风干，灶火门口的檐下，一串串红辣椒把整个院子点缀得红红火火，收获回来的红薯，藏满院子里的地窖。忙活了一年，眼看到了过年，一家人开始在院子里忙碌穿架，蒸年馍、炸走亲戚用的油馍、煮过年肉、剩过年的饺子肉馅，整个院子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春节一大早，村里拜年的孩子们就开始熙熙攘攘地来磕头要糖果，父亲起来开始给拜年的孩子发糖果，发完糖果开始放鞭炮，整个院子就热闹起来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随着我们兄弟俩离开老家外出求学、去外地工作，姐姐远嫁他乡，以及娘的离世，退休的父亲也随着我们一起生活，曾经被娘打理得井井有条、热闹红火的老院子，便被逐渐意疯长的野草接管了。大石碾、大石槽连同里面种的香菜和小桃红统统被后来居上的野草占领，两棵柿子树的枝叶覆盖了整个院子，由于失去娘的打理，葡萄树也随着葡萄架一起坍塌，横七竖八地在草从里苟延残喘。由于檐瓦的脱落，不能继续庇佑屋檐下的燕窝，寄居多年的燕子随着燕窝的破败，便一去再也没有复返。

夏末秋初，野草们抽出了形态各异的穗子，到了秋高气爽的形状时节，穗子里面的野草籽颗粒便已饱满，引来一群群叽叽喳喳的家雀，站在野草穗子的顶端，啄食野草穗子里面的种子，家雀们为了争夺野草种子，在草穗子之间打闹起来，以至于草籽散落草间地面，打闹的家雀们也跌落地面，成了在旁边围观已久的野猫或黄鼠狼的美食。由于荒废的院子外面便是野外的田地，一些田

鼠便从田间跑进来凑热闹，加上家里的原住民，院子里密不透风的百草园也成了鼠辈们胡作非为的天堂，鼠辈们的逍遥自在，引来了田地的蛇及黄鼠狼，于是尾随而来的农村常见的桑皮蛇和黄鼠狼便加入了争食鼠辈的纷争。秋末，柿子成熟了，由于没有了娘的照管，熟透的柿子挂在半空中的枝条上，像红灯笼一样惹眼，招引乌鸦、喜鹊、麻雀前来肆意啄食。于是，两棵柿树便成了鸟儿们共享饕餮盛宴的餐桌，在鸟儿们争抢打闹啄食柿子的过程中，一部分熟透的柿子被吃掉，一部分被鸟儿叨吃了一半，掉落在地面的草从里。曾经人头攒动、热闹红火的院子，成了鸟儿们的乐园。

隆冬时节，百草枯干，被鸟类和鼠辈、蛇困扰了一年的院子，一派荒凉，鸟儿早已敛迹，只有个别鼠辈还在枯草败叶中，寻找草间残留的野草种子颗粒和鸟儿们吃剩的食物残渣，草间隐隐约约可以看见被黄鼠狼吃剩的鼠骨及零零散散的鼠毛和鸟羽，还有几条蜿蜒下来的白色的皮挂在枯草间随风飘零。大部分的枯草已经被狂风吹倒，还有少数野草枝干坚硬，带着几片稀稀疏疏的枯叶，傲然挺立着。两棵柿子树，被几场寒流和几次狂风卷去了金黄色的树叶，树梢曾经挂着的几个干柿子，只剩下黑色的柿蒂，任由寒风肆虐蹂躏，在空中摇曳，为本已萧条空旷的院子，平添几分荒凉。

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依然清晰记得，老家院子的荒废，是从2001年开始的，娘是在那一年的春天离开我们的。

有娘在的老院子，才是我们兄弟姐妹心心念念的家园，没有娘的院子便只留下美好的回忆了……

■别样情怀

温暖

■刘春亮

三九天的一个早晨，雪花飘洒，天寒地冻，送孙女上幼儿园返回的路上，我不得打打了个寒战，便拉紧了衣扣儿，用戴着手套的手，随即用御寒的帽子盖住了头，继续冒雪前行。

在眼前不远处的路边，一位女家长正抱着一团被褥站在自己的爱车旁，启开车门，准备把被褥儿塞进车内，却有点力不从心，两眼不停地张望着似乎在寻求帮助。这时，三位美女路经此地，看年龄装束，可以断定是前边不远处一所大学的女生。其中一位身着纯白羽绒服的女生抢先一步，面带微笑，站在女家长面前，伸手抱住被褥儿：“阿姨，松手，我来帮你！”“好！”女家长转过身来，打量着眼前的女生，微笑着，连声说谢谢，便把被褥递了过去。这时，被褥上已经落上了一层薄薄的雪花儿。女家长拉开车门，笑着回接被褥时，女生轻轻点着头顺手便把被褥放进车里。动作干脆利落，几秒钟的功夫，不显眼，无声款，却耐人寻味。另外两名女生也没袖手旁观，赶忙走上前去，为这位女友拍打身上的雪花儿。来往行走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投来了赞许的目光。顿时，我的心中也涌进来几多温暖。

冬日的大路学，从表象看是寒冷的，但这寒冷的风中，总有殷殷的温暖伴行。又是一个寒冷的早晨，那是“二九”的第七天，还是在这条大学路上，人来车往，络绎不绝。匆匆行走间，在我前面的不远处，一件极其平常的事儿正在发生着：固定的修车点旁，修车师傅低着头儿正在专心修车。只见他手拿扳钳，在拆卸着一辆两轮电动车的后轮儿。他俯身弓腰，扳钳从后轮一侧插入，另一只手的四指伸进胎圈儿，随即拉出内胎。然后站起，转身扭头，拿过气筒，捏住气管扣，锁定在内胎的气门上。再双手持气筒把，用力往内胎内充气。气适中，他躬身端来半盆清水，在内胎下边放稳，双手把内胎摁在清水里，一段一段地在水中滤过，内胎在水中哪一处冒泡儿，表明此处漏气，他便在此处做上记号，以便补气。寒风中，修车师傅刚刚用过的那半盆水，便结了薄薄的一层冰，修车师傅的脸上却滋滋地冒着热气，隐隐约约地还能看到细细的汗粒。

这仅仅是一个缩影，城市的各条道路上何尝不是如此？“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绝不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一句话，而是一个个具体的行动！他们闪光的身影，犹如冬月的暖阳，温暖着他人，温暖着自己，也温暖着漯河——这座美丽的中原食品名城！

■家长里短

包容

■杨丰收

自进入腊月以来，母亲的气管炎总是习惯性的发作，尤其是在寒气温人的深夜里，咳嗽频频，听得让人十分揪心。儿子才一岁半，我和妻又都是双职工，上的是三班倒工作制，日常照顾儿子的重任自然落到了母亲一个人的肩上。素日里，母亲亦吃些小药，以治疗她的慢性支气管炎，但收效甚微。

一天清晨，刚吃过早餐，坐在餐桌旁的母亲咳嗽了一小阵子后，面庞憋得有些通红，声音也变得有些嘶哑，母亲对我们说，她想回乡下医院就诊，需要花费一个星期的时间。

母亲言毕，我和妻面面相觑。随后，我们又不断劝说母亲，在城市医院就诊方便，没必要再回乡下治疗。可最终，我们还是拗不过母亲的倔强脾气。她执意要回乡下就诊，其理由是在，在乡下就诊，有我那苍老的父亲看护相对方便些。这样，孩子这时时日只能由妻一个人辛苦照看了。

妻从餐桌旁悄然起身，从客厅走向阳台，用手机给车间领导请了一个星期的假。请完假，她显得有些不适，嘴里开始絮叨：“这时候正赶上工厂旺季大生产，请一个星期的假，这个月的工资，我就拿不了多少了。”“怎么，咱妈生病还需要看时候？咱妈的病重要，还是你的工资重要？”看着妻当着母亲的面发牢骚，我不得斥责了她一番。

此时，客厅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似的，唯有儿子的嗷嗷哭声打破了这沉寂的氛围。妻没说什么，抱着儿

子师傅旁边站着一个男孩儿，穿着羽绒服饰，裹得严严实实，露在外面的苹果似的脸庞上，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盯着电动车，一直没有移动。孩子的身后站着一位三十出头的美女，看样子，是孩子的妈妈。高挑个，大眼睛，面目清秀；纯白的羽绒服裹身，脖子上系着一条长长的红围巾，脚穿一双高筒棕皮靴，不停地来回踱步。口中不停地低声自责：“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把你早早喊来，真是——”听出来了，电动车是在送孩子去幼儿园的途中抛锚漏气了！

“车又不是人，漏气还会找个时候？”师傅笑着回应道：“修车随喊随到嘛！”说着，师傅指了指他铁门上方的牌子。我抬头一看，上面真的有联系人及电话。这才明白，原来美女是通过拨打移动电话把师傅唤来的。

师傅技术娴熟，他先捏紧漏气处，用砂布在漏气处连接几下，随手拿过准备好的胶垫，去胶皮，胶垫往漏气口上狠狠地一按，又搁在跟前小木凳上，拿过锤子用力往上连敲几下，然后往外胎内一塞，充气，上外胎，不大一会儿便修好了。

美女既兴奋又高兴，从衣兜里掏出钱来。不巧，百元头的，缺少零钱，她不好意思地把钱递给师傅面前。师傅抿嘴笑了笑：“钱好说，快，送孩子上学要紧，回头再算不迟！”于是，师傅又帮美女把孩子抱到电车尾座上，目送母子俩离去。

此时此景，使我内心温暖如春，我为修车师傅的善举感动着。

近段以来，这条大学路上，正在开挖地下管网，路面被一分两半，显得格外狭窄。一半施工，一半通行，本来就不宽阔的路面，通行更难；人流车流，给执勤的交警同志增添了更多的不便，他们脚步不停地移动着，吹着哨子，打着手势，呼去唤来，忙个不停，个个额头上冒着热气，挂着汗珠儿，指挥交通。

在这条路上，还有穿着黄马褂、背上印着“爱心志愿者”字样的志愿者们穿梭其间。他们常常在共享单车旁止步，把骑过而没有摆放的车子扶正立好，使它们整齐划一，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还有道路清洁工——这些城市的美容师们，每天清晨，总是在上班族出门前，把街道打理得干干净净；驾驶雾炮洒水车的师傅们，从早到晚奔跑在城市的街道上，洒着清洁干净的水，把我们居住的环境，洗刷得清新怡人。

这仅仅是一个缩影，城市的各条道路上何尝不是如此？“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绝不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一句话，而是一个个具体的行动！他们闪光的身影，犹如冬月的暖阳，温暖着他人，温暖着自己，也温暖着漯河——这座美丽的中原食品名城！

子坐在了身旁的沙发上。

待母亲匆匆收拾好行李，我骑着电车把她送到了小区附近的一个公交站台。出门前，我就不断对母亲说，要把她亲自送到乡下老家。可母亲说什么也不肯，她说她已经给我父亲打过电话了，让他在村北路口等着接她。我知道，她是怕耽误我上班。

公交车姗姗而来，母亲颤巍巍地上了车。上车的一刹那，母亲突然回过头来，再三叮嘱我，回去不要和妻子生气，一定要照顾好宝宝。那一刻，我不该说些什么，只是不断地点头。等到母亲十分安稳地坐上车后，我望着渐行渐远的公交车，才发觉眼睛有些湿润。

就在母亲回老家的第二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中午刚吃过饭，妻在厨房忙着洗刷餐具，我在卧室里边看书边陪儿子玩耍。正当我看书看得痴迷之际，不知道儿子何时跑到客厅拉了“粑粑”，弄得满手满裤子都是。更令人可气的是，他竟然溜到厨房，趁妻子不注意时，突然用他的脏手抱住了妻的双腿。这下，妻实在忍无可忍，终于像一座酝酿多年的火山顷刻间轰然爆发。她突然拉着满身脏兮兮的儿子站在了卧室门口，对着我直接就是一番大声吼叫：“让你看孩子，你看的啥？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说完，妻的泪水夺眶而出。年幼的儿子看到这可怕的一幕，吓得缩紧脖子，连连后退，站在门旁嗷嗷大哭。

此刻，我十分内疚。如果此时与她辩解，那肯定是火上浇油。结婚这么多年来，我还是首次见她生这么大的气。值得欣慰的是，妻见我道歉的模样着实诚恳，也不再生我的气了。在我眼里，妻的文化程度尽管不高，但她素日里亦喜爱读书，很是知书达理。

夫妻之间过日子，就好比是一日三餐洗涮时的锅碗瓢盆，难免会互相碰撞着，这时就需要双方都怀有一颗包容之心，互敬互爱互理解，生活的阴霾才会消散。